

外來種土博士的四十六自述

文·圖/安井伸介

在臺大政治學研究所就讀碩博士班期間，我被問過這樣的問題不只一次：「你為什麼沒有考慮到國外念博士？」。面對這個問題，我只好回答：「很抱歉，我現在就在國外念博士……」。我也曾屢次被告誡：「念政治思想以後找不到工作喔」。現在我敢回應：我現在就在臺大政治系教政治思想啊！

不知在臺大取得博士學位後，又回到臺大任教的外籍生有多少人，以前我想都沒想過有機會在臺大教書。回首過去，我深感我能有今日的成就，跟臺大與政治系提供給我的教育環境密不可分。

緣份真妙，我報考臺大政研所碩士班時，從日本飛來臺灣參加筆試和口試，當時的面試官陳思賢老師，後來竟成為我學衛生

涯中最重要的恩師。我們幾個學生常常跟老師一同騎摩托車走北橫（我們騎125追老師的重機），記得有一次跟老師討論博士論文某一章節時，也騎去淡水天元宮，在櫻花樹下聆聽老師談天論地。那時我無法立即理解老師提出的問題與論文的關聯，但我回家沉思後，突然領悟到論文所缺乏的觀點，那實在是奇妙的體驗。即使是畢業後，在人生中遇到困境時，我也常到老師山上的住處訴苦。若沒有與老師的相遇，絕不會有今日的我。

我現在在政治系教中國政治思想，但其實我進入博士班之後才開始研究中國政治思想。在我研讀中國政治思想的原典與研究著作的過程中，另一位指導教授林俊宏老師，以及哲學系佐藤將之老師的指導，奠定了我中國政治思想研究的基礎。政治系也提供我很好的磨練機會。當蘇彩足老師擔任系主任時，讓我有機會教授「中國政治哲學導論」這門課。大家可以想像，讓一個外籍生擔任中國政治思想的課程教授，這是何等大膽且開放的決定。我想這就是真正的國際化，我對此由衷的感謝，並以身為政治系的一員為榮。對博士生來說，能在臺大當過老師的經驗與資歷無疑是千金難買，我非常支持這種方式來培訓我們的博士生。當然，那時我的



博士生期間，擔任學生代表，赴日宣傳臺大。

相關知識與教學經驗相當不足，我教得並不好，我對當時的學生感到深深的歉意。

這樣說，可能會讓人誤以為我在研究所的時期一直專心致志的讀書。但實際上，在臺大念研究所的日子裡，我最投入的並非學術，而是軟式網球隊的活動。我在日本的國高中時期都打軟網，來到臺大時完全沒想到有軟網隊，碩二加入球隊後，球隊就成為我在臺灣生活的中心。我認為對外籍生來說，參與這些課外活動非常重要，因為這樣才能認識跟自己學術圈子不同的朋友，並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練球，才能深入接觸到臺灣人的日常生活。至今，我在臺灣的大部分朋友都是軟網隊的夥伴。在這段期間，我也經歷了許多人生的酸甜苦辣，遇見與離別，都深深的銘記在心中。

畢業後，我先在另一所大學任教了7年，在經歷過臺灣八點檔真實版的日子後，有幸回到臺大任職。對我而言，這是一個雙重意義的轉捩點：一方面，臺大的研究與教學環境終於讓我有了全心投入自己研究的機會；另一方面，到臺大開學第二週，我的第一個兒子誕生。自那天起，說我的人生為兒子存在，也不為過。我是家中三兄弟的老么，小時候很想要弟弟或妹妹，但父母沒有要為我多生一個，於是我小時候就夢想趕快結婚生小孩。誰料到，念到博士耽誤了小時候的生涯規劃。兩年半後弟弟出生，可是由於早產而住院兩個月，出院後又擔心他的身體狀



2004年大專盃乙組個人賽冠亞軍。

況，直到最近，終於領到了他的「早產兒畢業證書」，讓我們鬆了一口氣。這五年來，身為父親的我度過了人生最幸福的時光，雖然現在這樣說可能有點奇怪，但我確實有種人生無悔的感覺。

臺大的環境像天堂一樣，讓我專心投入研究與教學。然而，當面對臺大學生時，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。除了分享知識，教育者是否需要啟發學生呢？但是，啟蒙總是帶有價值取向，老師依據自己的價值觀啟發學生，是不是具有潛在的危險？我曾寫道：「開始從事教職工作的我，已經成為曾經自己所批判的強權者，充滿矛盾的情緒」。其實，我小時候是一個叛逆的小孩，教師在我心中是敵人，我一直抵抗學校的體制。這幾年，我開始覺得，教育實際上具有很大的侵入性，有些敏感的學生會察覺到教師侵入到自己內心的不適，因此反抗，就像過去的我。而且，問題就在於，老師往往是出於「善意」的。我們身為教師，是否需要自覺到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為學生著想的

老師，可能是最自私的？在教學過程中，我不斷提醒自己，不要誤解自己的角色，不要成為一個自私的教育者。

我有這些想法，可能是因為我所教的課程是「中國政治思想」。有一年開學第一週，有一位學生直接問我這樣的問題：「我來學政治學的，幹嘛要上這種課？」。對這位學生來說，中國政治思想是過去的歷史，而且像是從「中國」的角度灌輸某種價值觀的課程（後來得知高中時期的「中華文化基本教材」課程讓他有這種感覺）。面對這種質疑，我並沒有生氣，甚至認為他的質疑是合理的。政治學的目的不是灌輸某種觀念，而是獲得分析和理解政治現象的視角或技巧。中國政治思想的課程也是如此。我並不是從小就熱愛古代中國政治思想，我是接觸政治學之後，才開始研讀中國政治思想的經典。當時我的感想是：「ㄟ？原來中國政治思想有很多有趣的討論與觀點，跟我想像的不一樣」。所以，我反而可以理解學生對中國政治思想不感興趣，我也有信心從政治學的角度討論中國政治思想，一定能讓學生覺得有趣。幸運的是，學期結束後，那位學生



婚宴上與老師、親朋好友合照。

跟我說：「其實，中國政治思想也蠻有趣的」。對我來說，教學也是一種學習，如果我現在在教學上有所進步，都是因為這些學生的關係。

如此回想起來，我在臺大的學習歷程是不是太幸福了點？當初我選擇來臺大念研究所，真的是正確的選擇！雖然在少子化的時代，我不敢以自己為例鼓勵學生念博士班（尤其作政治思想研究），但是，人生只有一次，就追求自己想做的事吧，如此才能「四十而不惑」。（本專題策畫／政治學系蘇彩足教授&生命科學系鄭貽生主任&理學院葉素玲副院長&臺灣文學所黃美娥教授&公衛學院郭柏秀副院長&法律學系楊岳平教授&管理學院黃恆獎副院長）



安井伸介 小檔案

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。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學士，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、博士。研究領域：中國政治思想、日本政治思想。大學時期曾赴南開大學、杭州大學、武漢大學學習中文，後來來臺就讀研究所。至今在臺時間已超過 20 年。